

第三章 梦莉散文的意象论

无论如何是作为一位泰华文学作家，还是作为一位成功的女作企业家，梦莉似乎都不应当和感伤有多少缘份。据笔者的个人意见，“有缘份者千里来相会，无缘日日相见不相识”这也是颇有道理的。然而读了她的散文，却每每被一种浓浓的感伤所打动，并惊叹于其中细密的思绪和别致的意象。可以说，只有读了梦莉的散文，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她的情感和智慧。然而读懂梦莉的散文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一颗敏感和热情的心。梦莉的散文如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确切地说是一个感伤的旧梦的世界重游。这个世界里面蕴含着太丰富的内容，以至于很难对她的散文风格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但是凭着某种审美的直觉，我们可以从中撷取几组富有代表性的意象，并通过对他们的潜在意蕴的诠释，更好地走近梦莉，接触梦莉，领悟梦莉，品味梦莉，就会晓得梦莉了。

第一节 梦莉散文的意象类型

月亮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原型。宋代词人歌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千百年来，月亮的盈亏早已成为人聚散沉浮的象征，而中秋之月，更成为人们相思之情的寄托。梦莉的散文中多次提到月亮，尤其是中秋的明月，但是梦莉从来不去正面赞叹月光的美丽，而是每每与自己内心的惆怅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片寂寞而辽远的意象：“多少次，我们总是借着月光，期待着‘相逢’！月圆等至缺，月缺又等圆！^[1]”《心中月色长不改》浓浓的感情自然流出，读之不禁心有戚戚焉！而月夜里的几颗寒星，更在这寂寞的境界中添加了几份凉意：“我向着星星探索起来，月明星稀，银河到哪里去了？在月亮左侧不远，一颗较明亮的星星，稍右一点，几颗小星星一串，其中又有一颗较明亮的星，不知是否就是那‘牛郎’和‘织女’？”牛郎织女故事的象征意义正好与对月相思的主题暗合，互相交融成为一片难以疏解的寂寞。那月亮上还有美丽的嫦娥也寂寞了，可是有玉兔做伴，那吴刚被罚砍桂树呢！月亮像穿着白衣的姑娘显得那么洁白，那么纯真！

梦莉经常在静夜晚里写作，也经常写到夜晚的景色。这也许是因为喜爱夜晚

^[1] 对梦莉散文伤感的译论

的安宁，也许更因为夜晚能唤起心底某种深沉而固执的回忆。这种记忆把人拉回遥远的过去，想起那辛酸的童年，僻静的村落，袭人的寒风，以及断断续续的凄怨的笛声。也许正是这份经历奠定了梦莉的性格的基调：“笛声响起时，我不敢也不愿意听到，但当笛声停顿时，我的心情又是那么沉闷，于是，我又在等待笛声再度响起”。《落叶·残咽》笛本身是一种竹管制成的乐器，最适于吹奏伤感的曲调。读梦莉的散文，我们时不时会感受到类似的倾向，在逃避和嗜好之间嚼嚼忧伤。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怕闻哀调，但又喜欢欣赏清幽的旋律。”笛音如倾如诉，如泣如慕，传达出心灵深处那份难以排解的自怜的哀愁。这份哀愁并不是寻愁觅恨的结果，而是一颗敏感的心在经历了太多苦难之后仍然保持的天真个性。与之对照的是：有许多所谓的现代人，由于心灵感受的迟纯和反思能力的贫乏，已经不能理解当然也无法享受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哀愁。

晨曦暮霭的西子湖畔，在凄迷的烟湖细雨中，曾经是多少有情人海誓山盟的所在，又是多少伤情人追念旧梦的地方。无论湖光霞影，抑或薄雾微雨，对这两种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人间的海誓山盟有多少得到兑现？纵然永不相负，由于世事的沧桑，美丽的梦想又有几个化为真实？杨柳犹在，伊人天涯。烟湖、细雨、凄迷的徘徊者，构成了梦莉散文中的一组伤感的意象：“今天，又是一个雨天！连日来，下着霏霏的细雨，胡编桃花稀稀落落地开了几朵株，有些含苞待放的花蕾，竟被风雨抖落了不少。”《烟湖更添一段愁》这种烟雨迷离的境界与其说是对一段无法兑现的爱情悲叹，莫如说是对人生种种不可复得的美丽梦想的永恒追忆。这种追忆舍去了现实中的一切俗气斤斤两两，而把那些最幸福、最灿烂的日子定格在记忆的深处，成为生命的意义见证。不理解梦莉的这种的恋旧，也就不能理解她的令人心碎那西湖细雨的凄迷。

秋天，苍凉的黄叶秋风里的那一个西风瑟瑟、万木凋零的季节。在中国的文人历来就有悲秋的传统，至于秋风中的黄叶，更是频频出现在古往今来的多少哀词怨赋中。这组意象同样出现在梦莉的散文里，构成了她的作品风格中苍凉的一面。“我爱落叶，更喜欢踟躅在秋天的梧桐树下，观看挂在树梢上那即将被秋风吹落的黄叶。”^[1]《片片晚霞点点帆》这实际上折射出梦莉对生命的独特感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决不会懂得品味这份萧杀的风景。落叶意味着销殒，也预示着新生，秋风毁灭了一个繁华的生命轮回，也扫尽了积累已久的罪恶和屈辱，正因未见到了人间太多的罪恶和屈辱，秋风那种扫荡一切的气概成了梦莉潜意识中的

^[1]对梦莉散文伤感的译论

一种渴望：“为什么我偏爱秋天？难道我不爱春天吗？难道我不想舒展自己的心怀，纵情放歌吗？”《黄连榨出来的汁是苦的》也正是渴望秋天，并不是因为不爱秋天，而是因为太爱秋天了！这正是一份隐藏在伤感背后的对生活得更热烈、更纯净的追求，注视了梦莉的世界里那份特有的苍凉的黄叶和秋风。

尽管梦莉的散文中浸润着浓浓的感伤，却没有沉入无边的绸缪中不可自拔。她的伤感背后有着一种的坚强的品质，这来源于一份厚实的人生底蕴。柔软的沙滩动荡的海潮，是梦莉神秘的精神家园。童年那短暂的幸福的时光，构成了一生中最真实的情感的依托。同时，沙滩和海潮作为一种象征的原型，也暗示了一种沉浮不定的生活。“我以矛盾的心情，走在沙滩上，一步一步走踩出了一排脚印。潮水涨得很快，前面的脚印刚印下，后面的脚印已被海水浸没了。”《片片晚霞点点帆》然而，人不能因为命运的作弄而逃避现实，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指责过去。过去与现实之间摇摇欲坠的桥梁相联接，那就是梦想，无疑，梦莉永远在坚持一些美丽的梦想，哪怕他们已显得有些过于缥缈。“我不知不觉，凝视着海水与沙滩的边缘，好像在寻找或想发现什么有没有一把小镢铲留在沙滩上？”正是凭借着这份由沙滩和海潮所赋予的智慧，面对波诡云谲的人世海洋，梦莉始终持有自己诗意的执着。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意象传统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在文化的载体来说，梦莉对中国的文学意象有了很深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她的意境与意象有了新颖的传统。而能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作品这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又她的文学造诣都是引用了中国的诗词名句来演化诗词的意境，把意象来描写景状物或书写情怀时。有时也用上了文学的套语句式，使她的文学都恰切得体、运用自如，也充实了她的散文意境。所以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她的功绩颇深。从小到大她都面对社会化的环境的感染，受到文学比较得体，述及她在海外能够“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因为使得中国的文学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永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必然受到中国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从梦莉的散文看来，虽然也能在文学历史的时空和人类文化文学视角去揭示了她对中国社会文学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她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从小受到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意象的影响，使得她

的作品常常流溢出很深沉的怀念故土、故土的感情和比较多的民族文化意象。《客厅的转变》中得到情感淋漓的表现。在这篇散文中，梦莉写她特别喜欢“那种古色古香，不静不喧的中国厅堂陈设”于是她在家里布置了一间中国摆设的客厅，以便在这里“独享我的‘古趣’”。待得孩子们陆续长大之后，就极力在这间客厅扩展自己的“势力”，陆续买了些中泰式工艺品，还挂上了几幅中、泰的景物的油画。可是在这间中泰合璧的客厅里，“那套中式红木家具闪闪生辉，绚美隽永”，“以最神采的姿态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而且和中泰的摆设搭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融合、协调”。她相信，中式家具的“静穆幽雅的造型”，会“永远赢得人们的重视和珍惜”^[1]的。这与其是在陈述中华文化远适他邦的适应性，莫如说她对中国传统情有独钟。或者因如此，当她把自己的作品导向“心系祖国”的总主题时，更表现出她对炎黄文化的热烈追求与温馨的眷恋。这就不难理解梦莉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象缘由了。

梦莉还述及，“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与文化是分不开的，她对中国文学意象传统比较深渊。民族与文化的交流蕴合，民族文化被抽象化为文学，撰写为诗词句式，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她能保守保持着那中国典型的文学传统，算是作者对中国文学的感染兴趣，她写道：“生为中华儿女和她的后代子孙”应该热爱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一代传一代，那作为己责、立志、在文化与文学的领域里，把中国的文学意象传播给大众揭晓。她具有女性文学的特色，感情细腻、文笔委婉、在状物写作时绘声绘色，她写内心时如泣如诉，娓娓动人，独标一格。梦莉有相当丰富的生活阅历，在《万事东流水》的一文中，可知晓她说：“我家原是望族，也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祖父是秀才，喜欢收藏书画、瓷器、古董……祖母也是出身书香立家专长中国诗词、尤其擅写书画，父亲在她的熏陶和影响下显露才华，文学造诣很高，所以梦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也就出于行行出状元了”。而母亲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为门户不相称。他们回到家乡中国澄海后，母亲一直受到家族蔑视，家道中落、辗转流离，历经了许多苦难。由于这样的经历，加上后来抗战时期，接着时来运转，作者就进入了高校，重新出洋，涉足商界，驰骋文场，广泛游览，这种丰富的生活积累充满人生的历史文学传统。

除了写爱情之外，有更多地描绘各种人物和社会的百态，就有更宽广的领域，因为在这方面她的题材更加像耀目的繁花了。而且她优秀的散文一般总是文笔潇洒自如，内容清新饱满，敢于抒写本身内心的世界，倾注感情作品具有独特性。她善良向上的品格自然使文字增加添了魅力，文人们同认的”坚信中华文化与文

^[1] 载《华文文学》第三期 1998

学是全人类的巨大的财富之一”，因为，“她热爱中华文化与文学沿袭她的习俗”生为中华儿女和子孙后代的她，为了报答祖国的恩情，她是相当厚道，从“乘风破浪一风帆”中的一段自白，可见其为人。以及她的文学意象是非常的深远，有社会生活的充分表现，也有爱国情怀的优异的意象力。虽然梦莉是在异国出生，但她是值得骄傲和自豪是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一份子。

梦莉对中国文学意象传承赢得大众的支持与喜爱。不仅国内，海外的华文文学爱好者也感激她给读者带来的光芒和希望。她正如成熟的果实，在散文的天地中结出累累的硕果。虽然她在生活上有过各种波澜翻腾、缠绵悱恻的经历，可是，她却能受得起打击。刻骨铭心的时光都已经铭记在回忆性的散文中了。她在寂静的深夜写作，对文学的意象的偏爱激起了她写作的灵感，流露出对散文文学诚挚的热爱。

结 语

对梦莉的散文作品中包括专栏随笔的综合研究，本篇论文着力探讨梦莉散文的心路踪迹、美学风貌和散文的意象论。梦莉散文的心路踪迹包括：人生情感的脉络、爱与欲的苦闷、心灵伤口的舔舐。散文美学的风貌包括：观察细腻、情感丰富；古典底蕴、现代情调；多重美感、几副笔墨。散文的意象论包括：散文意象类型和中国文学的意象传统。梦莉的散文折射出抒情主体的人生经历。她的散文的美学风貌兼具美学魅力与人格魅力。从美学风格上来看，梦莉的伤感属于阴柔之美，但又有一些悲壮的成份。作品的风格与人的风格，实际上这一切来自梦莉对生命意义的某种理解。无论是偏于柔美的寂寞、哀愁的凄迷，还是偏于悲壮的苍凉和执着，都显得那么真实而深切。古来万事东流水，对世事的悲剧性体悟使她的伤感具有诗学和哲理的双重意蕴：“我痴痴地望着大浪滔滔东去。”那堪回首话当年青春凋零，花期不遇，生活由于其不完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宿命的道：“我并不是不爱花，而似乎我与花无缘。”《人道洛阳花似锦》李白诗曰：“浮生如梦，为欢几何！”然而，“人决不能因为生命的短促而丧失追寻梦想的品质：年华逝水，冬去春来，曾经失落的残梦，又在此刻重现……雨打不断风，风吹不断雨，一阵猛烈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湄南河上又射出光芒的异彩，埋藏在河畔的种籽重新发芽。聚时欢乐别时愁，其实，伤感并不是一种人人都能享受的东西，她对于那些麻木的心灵来说是过于奢侈的。只有善于咀嚼伤感，寻到生命的真谛，梦中美丽的花儿才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放。透过梦莉散文中这些亦真亦梦的别致意象，我们应该更好地去领会她的底蕴，并且更深地理解这份丝缕般的伤感所属的纯洁心灵。